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震川先生全集

(五)

歸有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育光著

國學基本叢書

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秦伯至德

忠恕達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孟子叙道繞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醯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己而成功

卷之二 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 下 應制策

浙江策問對二道

河南策問對二道

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

治賜諡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裴爵并配

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郤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策問二十三道

卷之四 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韋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戢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馬子問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徐子檢 一首

與陸武康 一首

與沈敬甫 九首

與王子敬 四首

與沈敬甫 七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首

與余同麓太史 一首

再與余太史 一首

與吳刑部梁一首

與周子和大參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慎御史一首

與馮某一首

與徐子與一首

與俞仲蔚一首

與張虛岡一首

與周興叔一首

與陳伯求一首

與于鯉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一首

與王禮部一首

與孫百川一首

與某通判一首

與徐子言一首

與馮樵谷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一首

與朱生大觀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一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周孺允二首

與唐同年一首

與鍾上舍一首

與龔子良一首

與傅體元一首

與王子敬六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陳吉甫一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萬侍郎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顧太僕二首

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答周澱山一首

與王仲山一首

示廟中諸生一首

與吳三泉十二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高經歷一首

與王沙河一首

與徐南和一首

與邢州屬官一首

與傅體元二首

與王子敬十首

與徐道潛一首

與陸五臺一首

與姚畫溪徐龍灣一首

與馮太守一首

與沈上舍一首

與管虎泉一首

與顧懋儉二首

與沈敬甫十八首

與某三首

與王昭明一首

與張通府一首

與凌廉使一首

卷之九 公移 獻辭附

蠲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賀潮審單

卷之十古今詩

遊靈谷寺

讀史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濠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

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

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

年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

有作

送袁太守之興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

錢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

公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

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

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常讀書于

此

檀溪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顏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

明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冰崖草堂賦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燁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旣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旣墮。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旣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

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刑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

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鏤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詐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抗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沍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獎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 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

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曉曉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義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濬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尙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義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

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挾天地之祕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卬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